

近代都江堰渠首建筑组群演变述略*

An Over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Ensemble at the Headwork of Dujiangyan in the Modern Era

王方捷 徐军 赵春兰^①

WANG Fangjie, XU Jun, ZHAO Chunlan

摘要: 本文基于系统的史料收集,梳理了都江堰的核心组成部分——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在近代的演变。这三组建筑在清末民初达到鼎盛之后,相继因火灾、洪水和兵燹损毁。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川西,促动四川当局迅速重建了安澜索桥。以此为契机,灌县形成了最初的文物保护制度,1937—1938年由官方组织实施了伏龙观、二王庙大修工程,使受损建筑得到保护和修复;并通过若干后续工程,奠定了都江堰渠首留存至今的景观和建筑格局。本文追溯了这一系列工程的来龙去脉,揭示了相关建筑在形制和风貌上的变化。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由政府组织的大型文物保护系列工程,它们充分反映出四川有识之士对文物保护的自觉,是近代四川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端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都江堰;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文物保护史

【文章编号】2096-9368(2025)02-0092-16

【中图分类号】TU-092, K928.7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4-08-09

【作者简介】

王方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徐军,四川省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科,主要从事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赵春兰,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发展历史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冰研究中心2021年度开放课题“近代都江堰外文献整理与研究”(LBYJ2021-0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文献整理研究”(14ZDB025)子课题“四川地区古建筑营造文献整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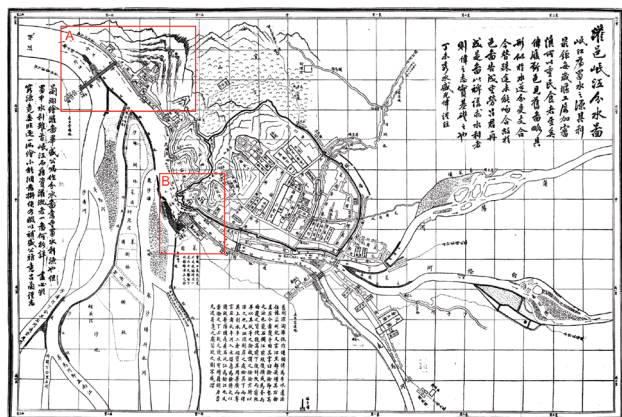
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费资助

Abstract: Drawing upon a meticulous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nd materials,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of the core components of Dujiangyan,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throughout the modern era. This includes the notable structures of Fulong Temple, Erwang Temple, and Anlan Suspension Bridge. Having reached their zenith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se three architectural ensembles unfortunately suffered extensive damage from fires, floods, and warfare. In 1935, th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through the western part of Sichuan prompted swift action from local authorities, who undertook the urgent reconstruction of Anlan Bridge. Seizing this moment, Guan County initiated its pioneer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Between 1937 and 1938, significant renovation projects for Fulong Temple and Erwang Temple were officially organized and executed, ensur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damaged structures. These, alongside subsequent initiatives, have collectively preserved the landscape and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Dujiangyan Headwork to today. This paper traces the inception and progression of these projects, revealing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forms,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ssociated structures. These endeavors represented pioneering government-organized initiatives towards large-sca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encapsulating the heightened awareness among enlightened individuals in Sichuan towards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marking the nascent stage of Sichuan's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ndeav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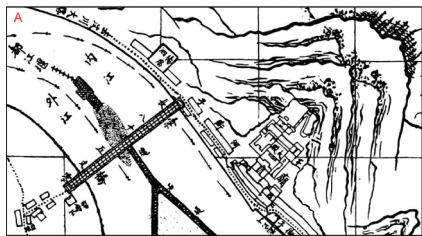
Keywords: Dujiangyan; Fulong Temple; Erwang Temple; Anlan Suspension Bridge; his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① 通讯作者。

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渠首（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位置现存的附属传统建筑——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图1~图3）是都江堰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都江堰作为风景名胜的代表性景观。千百年来，人们在持续维护和利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同时，不断经营着这几处建筑，使它们以艺术化的形式，承载并传扬都江堰工程背后的文化、历史、人物和技艺。然而，当代关于都江堰历史的追溯，大多着眼于水利工程部分，常忽视其附属建筑；针对这些建筑的专项研究^①寥寥无几，对其历史沿革的描述，存在大量空白和不准确之处。尤其是这些建筑在清末及民国



a) 《灌县岷江分水图》



b) 安澜索桥、二王庙局部



c) 伏龙观局部

图1 清末灌县城地图中的安澜索桥、二王庙、伏龙观
（1907年《灌县岷江分水图》，转引自J. Hutson, *Mythical and Practical in Szechwan*）



图2 从玉垒关远眺二王庙与安澜索桥，1944年
[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时任美国副总统）摄，爱荷华大学主图书馆（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Iowa）藏]



图3 从灌县城内远眺伏龙观，1939年
[（美）德慕克（Paul Clifford Domke）摄，卡尔顿学院古尔德图书馆（Gould Library, Carleton College）藏]

时期的演变，直接关系到今日所见的渠首景观格局与风貌的生成，却长期未得到廓清^②。鉴于此，笔者搜集、梳理了关于这三处建筑的历史文献、档案及影像资料，发现这些建筑在近代曾遭遇一系列事件而面临损毁，之后通过大规模建筑工程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和修复，方能留存至今。本文尝试钩沉这段历史，望这一基础研究可以补充我们对这些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助力都江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1 渠首建筑原貌（1900—1920年）

19世纪末重庆开埠通商后，西方人士相继踏足四川内陆。灌县因其沟通康藏的独特区位和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迅速引起关注。都江堰附属建筑——伏龙观、二王庙和安澜索桥是行经灌县必游之地，西人对它们的观察也渐趋深入，在此过程中，他们记录下了伏龙观、二王庙建筑鼎盛时^③的状态（图4，图5），以及社会剧变给它们带来的最初改变。

最早到访灌县并留下文字的外国人有关英国探险家博德（Isabella Lucy Bird）^[1]、法国探险家莫尼埃（Marcel Monnier）^[2]、德国驻宜昌领事贝茨（Heinrich Betz）^[3]、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4]、重庆海关税务司官员花荪（Heines Watson）^[5]、英国外交官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6]、四川高等学堂（四川大学前身）日籍教师山川早水^[7]、英国博物学家威尔荪（Ernest Henry Wilson）^[8]等。他们对都江堰建筑的观察虽属浮光掠影，却不约而同地给出类似的评价：二王庙建筑精美、环境整洁，与山水浑然一体，堪称中国首屈一指的寺庙；伏龙观也不遑多让；安澜索桥古老而精妙的工艺令人叹服。

这几处建筑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绝非偶然。随着游记、照片传回西方，专业学者闻风而至。1908年8月，德国建筑

① 如汪智洋《二王庙建筑群研究》等。

② 在《灌县志》（1991年）、《都江堰文物志》《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志》等地方文献中，有少量片段提及这些建筑在清末民国发生的事件，如二王庙于1925年火毁后重建、安澜索桥于1933年被拆毁等，但均存在明显错漏。

③ 清雍正年间重修二王庙大殿及附属建筑；同治年间新建伏龙观老王殿。其后至清末民初，为该建筑群在规模和工艺上的鼎盛期。



图4 1904—1910年间的伏龙观
(威尔逊《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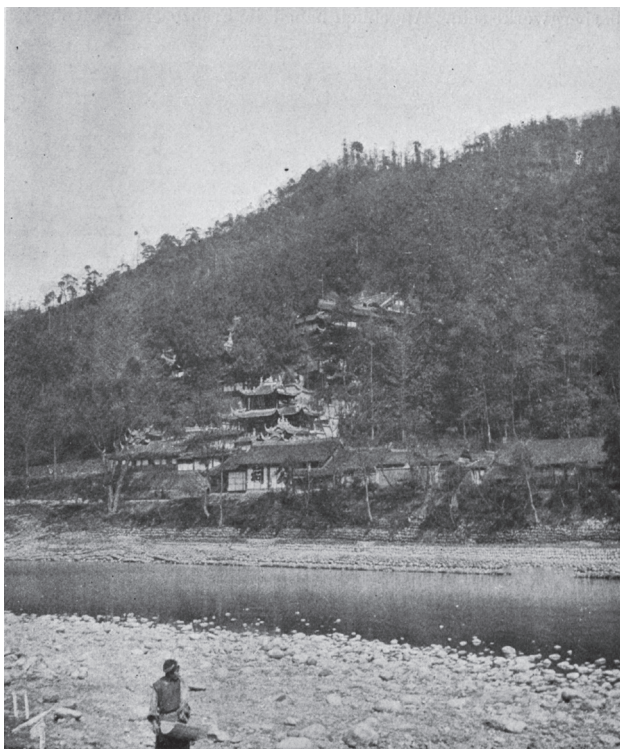


图5 1903年的二王庙
(Heinrich Betz, *Eine Reise in Szechuan*)

学家柏世曼 (Ernst Boerschmann) 到灌县进行了十余天的考察，首次从建筑学专业角度对伏龙观、二王庙进行了摄影、测绘、写生 (图6)；并用文字详述其选址、外部环境、规划布局、单体结构、细部装饰乃至塑像、匾联等附属物，是近代关于都江堰建筑最重要的调查研究成果。柏世曼指出：“伏龙观、二王庙的整体理念和内涵，不仅与当地重要的地理、地质、经济意义相契合，也与美景完美地融合。”^{[9]158}

在灌县创设基督教堂、1895—1919年驻当地的英国传教士胡天申 (James Hutson) 对这些建筑有更多角度的观察。他不仅记述了以伏龙观、二王庙为依托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更可能最先对川西地区的各式桥梁进行了颇为系统的调查研究。胡天申将安澜索桥评价为竹索桥之翘楚，并记录了1902年该桥毁于洪水，次年募款重建的事实^[10] (图7)，



图6 二王庙大殿及字库塔速写
(Ernst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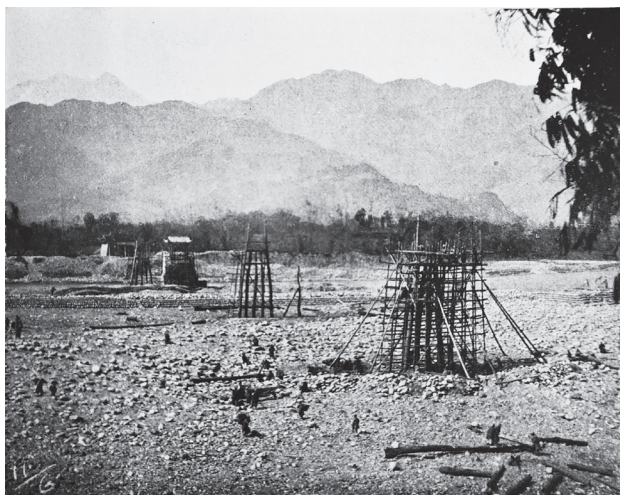


图7 1903年重建期间的安澜索桥
(Heinrich Betz, *Eine Reise in Szechuan*)

填补了县志的缺环。他留意到在历次岁修中，竹索被依序换位、更新，这一过程绝非短期考察所能目睹。胡天申将这一切概括为非理性“虚构 (mythical)”与理性“实践 (practical)”^[11]的统一，是对都江堰建筑实体塑造与精神内涵表达的深度体察。

随着调查成果的积累，西人日益理解都江堰建筑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美国探险家盖洛 (William Edgar Geil) 于1910年左右访问灌县，他在胡天申的帮助下，记述了伏龙观、二王庙在清末的变化：政府官员下令将二王庙组群西路的送生堂^①神像移除，改名堰祠，奉祀历朝治水修堰先

① 又名祈嗣宫。

贤牌位^①；征用伏龙观前土地改为桑园，并将山门旁的宋公祠改为蚕桑学校；成都水利同知衙门（又称水利府）进驻二王庙办公，但并不影响祭祀活动。盖洛感慨：“这是最合理的宗教……一点都不魔幻和神秘，而是常识的胜利，这其中包含着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唯物主义，崇拜可知可感的神灵，尊重财富及其生产方式。”^{[12]296}

2 渠首建筑的损毁（1925—1933年）

辛亥革命后，四川陷入军阀混战，直至1935年川政统一。二十余年间，四川内外隔阂、战火连绵，都江堰水利工程废弛，遑论其附属建筑的维护。在远离游人视线的这段时间，二王庙、伏龙观和安澜索桥相继因火灾、洪水和兵燹而损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内迁入川的各界人士慕名前往灌县游赏时，他们眼前的这处名胜已经与世纪初大不相同。

2.1 火灾与战乱

1925年3月10日夜^②，二王庙失火，中路主体建筑——大山门、大殿、后殿及两庑、钟鼓楼悉数被毁；西路的堰工祠院落连带被毁。

二王庙被火后，住持李明治力图重建。为了尽快恢复基本的祭祀功能，先在大殿位置修建了一座低矮的临时建筑（图8）。后又多方筹借，不惜变卖庙产^③，于1926年7月动工重修大殿^④，至1929年，在投入各式银元近万元、铜钱3.4万余吊后，仅完成竖立大木和屋面盖瓦，终因缺乏资金而停辍^⑤（图9），建筑质量亦不佳^⑥。其余被毁建筑均未动工复建。1932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在其著作中，赞誉安澜索桥“与伦敦塔桥并称东西方两大珍桥”，同时遗憾地介绍其近旁的二王庙已被烧毁^{[13]1192}。1933年在战乱中出版的《灌县志》载：“二王庙……民国十四年毁于火，今建筑未竣。”^[14]

有别于二王庙的不幸遭遇，伏龙观曾一度有所发展。民国初年，伏龙观住持改建组群北端玉皇殿，在其右后侧巧妙融入一座两层的“喜雨楼”（图10），创造了比怀古亭更佳的俯瞰都江堰全景的视点。1930年，灌县政府出资，将伏龙观前桑园改建为当地首座公园，初名都江公园^[15]，1932年由邓锡侯改名为离堆公园^{[16]10}。但好景不长，1933年川军“二刘之战”^⑦殃及灌县，邓锡侯所率部队破坏了灌县城外所有桥梁，安澜索桥也未能幸免^{[17]8}。



图8 二王庙临时大殿，1925—1926年
（史影 shiying《百年前的都江堰二王庙旧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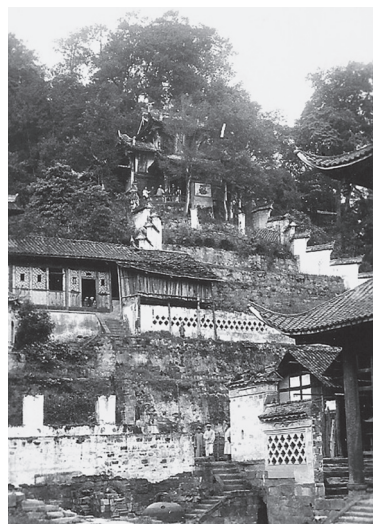


图9 从被烧毁的堰工祠院落仰望老君殿^⑧，1929—1936年
[[加]张天爵 (Newton Ernest Bowles) 摄，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Victoria University Library)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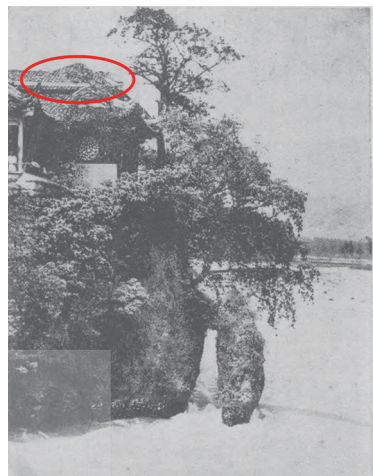


图10 1927年的伏龙观玉皇殿后部，相比图4，喜雨楼已建成（《离堆胜迹》）

① 盖洛对此事的记录，与时任二王庙住持骆永安作《堰工祠馨铭》契合，参见《灌县志》（1991年）。

② 二王庙住持向灌县红十字会报告火灾情形的函，1925年3月29日，都江堰市档案馆，105-3-29-045。该函载明火灾发生于1925年“阴历二月十六夜”，即公历3月10日。

③ 据1938年铸《显英王殿馨铭》，见《灌县志》（1991年）。

④ 重建灌县二王庙工程筹备处，公函第吉号，1926年7月25日，都江堰市档案馆，105-3-142-063。

⑤ 重建灌县二王庙工程筹备处呈四川省长公署《呈为借垫过巨续修无款造具清单报请钧鉴恳予设法维持事》，1929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民041-05-8877。

⑥ 二王庙大殿于20世纪50年代出现倾斜，1962年四川省建设厅组织专家鉴定，从当地工匠处得知大殿重建时立柱不正，掌墨师因此被扣工资。这一缺陷被认定为大殿倾斜的根本原因。据：四川省档案馆，建川124-1-1440。

⑦ 1932年10月，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頌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军阀，通电讨伐其堂叔、四川省主席兼第24军军长刘文辉，“二刘之战”爆发，战场遍及全川。1933年9月，刘文辉败逃西康，刘湘在四川独大。四川长达20年的军阀混战至此告终。

⑧ 画面右侧露出新建大殿一角，已盖瓦但没有做屋脊；后殿位置仅有一临时棚屋，尚未动工重建。

2.2 洪水

“二刘之战”落幕不到一个月，1933年10月9日，叠溪地震^①在岷江上游形成的堰塞湖溃决，滔天洪水直冲灌县，全县死亡数千人，都江堰渠首严重损毁。初创的离堆公园“除江源宾馆一座及公园事务所尚存外，余均被水冲刷”^②；伏龙观前端低洼处的影壁、山门（图11）也可能毁于此次洪水^③，失去了与二王庙类似的入口空间序列，老王殿成为组群前端建筑。安澜索桥不仅桥身荡然无存，连西岸（外江侧）石砌桥头堡也被冲垮。

这几处建筑的损毁，使灌县及都江堰的观光价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安澜索桥夙为茶马古道之一金川古道的起点，直通懋功（今小金），索桥不通，则需绕行至上游的汶川或茂县过江，直接影响了整个川西地区的交通。



图11 伏龙观山门背面
(Ernst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

3 修缮工程的背景、缘起与酝酿（1935—1936年）

3.1 背景：红军长征与川政统一

1935年四川发生的两大事件——红军长征经过川西与川政统一，间接促动了安澜索桥的迅速重建（图12）。

刘湘在“二刘之战”获胜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1935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湘任省主席，四川正式接受国民政府统治^④。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强渡嘉陵江，南下川西。6月13日两军在懋功会师，随即北上。这一时期，川军固然对蒋介石的“围剿”命令态度消极，但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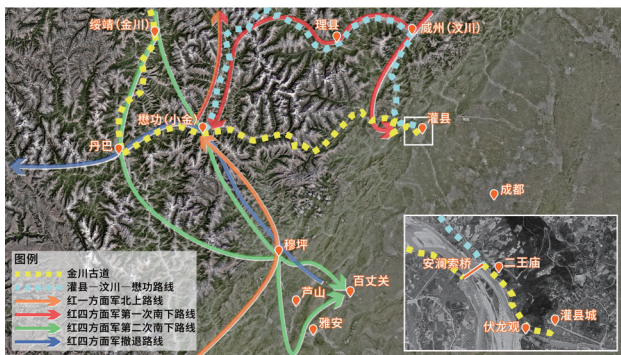


图12 安澜索桥与红军长征（1935年5月—1936年3月）示意图
(作者自绘)

澜索桥中断，客观上使川军无法经由金川古道阻截红军。

10月5日，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折返，又占懋功后，提出进军成都的目标。因金川古道不通，红军继续南下，进逼成都平原西南门户雅安，四川再度震动。蒋介石亲自入川坐镇，刘湘在其支持下整编川军各派阀，自此川政统一。

3.2 缘起：安澜索桥重建

四川当局眼见“剿共”数月，反而连省会都受到威胁，终于意识到安澜索桥的战略价值。1935年10月2日，灌县县长罗远猷上书省政府，并附预算书，提出如能投资法币^⑤1.1万余元重建索桥，连通岷江两岸，军费可省三分之二^⑥。省政府即刻将其转呈刘湘，附议“迅速修复以利交通而方便军运”。刘湘接报后，于25日批准动用国民政府拨给四川“剿匪总司令部”的经费1万元建桥^⑦。得到拨款后，灌县于11月1日成立了重修安澜桥桥工委员会，鸠工庀材。

同月，省政府在灌县成立四川省水利局^⑧，张沅^⑨担任局长兼总工程师，在省政府的15万元拨款支持下^⑩，启动时隔多年的都江堰大修工程^⑪。这是都江堰工程首次引入现代工程管理机制，包括规范化的勘察设计、预决算控制、工程监理等制度，对稍后的伏龙观、二王庙培修工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与整编后的国民党川军决战失利，于21日撤退。虽然此后战事趋缓，但索桥重修工程已在全速推进。备料耗时一个月，用料标准远高于普通建筑，如桥桩全用楠、柏及其他硬杂木，桥头建筑也多用硬木；固定竹索的转柱、底柱采用楠、柏、青冈和檀木；桥板及桥基护木，则选用耐水的桫欓木。当地建筑最常用的杉木，几乎仅用于搭架。为节省开支，部分大木系就地取材，连二王庙西山门外的数株古楠也被强行征购，砍去作了桥桩^⑫。因安澜索桥于1964年被改建为钢混桥桩钢索桥，翔实

① 叠溪地震发生于1933年8月25日，强度7.5级。地震导致茂县叠溪古镇沉入岷江，山体崩塌形成多个堰塞湖，10月9日溃决，引发严重的次生洪灾。

② 伏龙观影壁、山门何时被毁，尚未发现准确的记录，但从其位置判断，它们不可能幸存至1933年洪水之后。

③ 1935年3月，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着手统一四川币制；至11月，四川各种旧币基本被法币取代。

④ 灌县县政府呈四川省政府《为呈请拨助经费以便修复本县安澜索桥并拟具预算仰祈核示由》，1935年10月2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522。

⑤ 《为据灌县呈请拨助经费修复安澜索桥准由剿匪费下拨助一案由》，1935年10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522。

⑥ 清中后期都江堰堰务由成都水利同知衙门分管，民国初期曾先后在灌县设水利委员会、水利知事公署，四川省水利局成立后撤销水利知事公署。

⑦ 张沅（1880—1952），字子聪，四川资中人，水利及土木工程学家。1903年官费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土木系，1912年回国后历任成都水利知事、都江堰水利工程局技师、四川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处长等职。1915年、1935年两次主持都江堰大修，奠定了现代都江堰的基础。

⑧ 二王庙住持兼道教协会会长卫明德呈四川省水利局局长张沅，1935年12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227。

记录 1935—1936 年工程用料情况的《重修安澜索桥收支细数清册》^① 成为研究、还原索桥传统材料和工艺的珍贵档案。

11 月 30 日，都江堰外江截流^②。12 月 8 日，灌县举行安澜索桥奠基仪式，正式动工^③。冬春两季，索桥重建工程与都江堰大修工程同步进行。1936 年 2 月 23 日，教育家黄炎培游览灌县，发现“旧桥已卸，新桥未成，仅见三个桥座”^④。此时索桥外江段应已完工，内江刚截流，正在树立内江段桥桩（图 13）。

5 月初，都江堰工程的核心——“新工鱼嘴”竣工。索桥的正中一组桥桩立于鱼嘴之上，鱼嘴竣工不久，索桥也随之建成，6 月 2 日举行验收暨开桥典礼。决算显示，重建工程总费用 12181 元，略超预算部分由灌县政府拨款补足。

重修后的索桥，西桥头堡移至距江岸更远的位置以确保安全，桥长度增加，因此添设了 2 组桥桩，由七孔改为九孔^⑤（图 14，图 15）。由于此次重修更多是出于军事目的，

受制于预算和工期，桥头堡和中桥墩标志性的上部建筑工程不得不简化，较原貌有所失色（图 16~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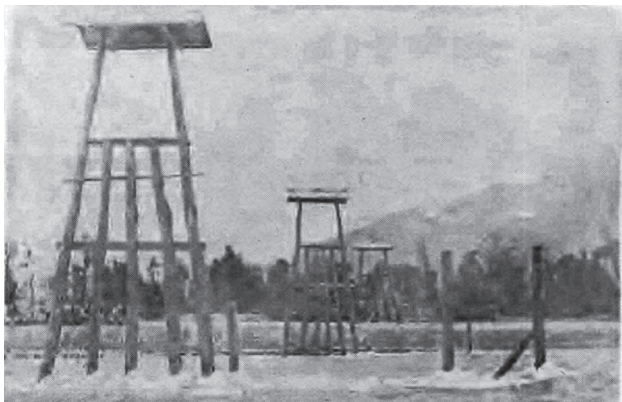


图 13 施工中的安澜索桥
（《因陋就简的桥》）



图 14 被毁前的安澜索桥全景，1909 年
[[美] 张伯林 (Thomas C. Chamberlin) 摄，伯洛伊特学院图书馆 (Beloit College Library) 藏]



图 15 1938 年后的安澜索桥全景
（史影 shiying《灌县 - 都江堰古建筑旧影》）



图 16 未被毁的东桥头堡，1908 年
（柏世曼 摄）



图 17 重修后的西桥头堡，1939 年
（中国营造学社 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藏）

① 灌县安澜桥桥工委员会《重修安澜索桥收支细数清册》，1936 年，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2-3522。

② 1935 年 11 月 30 日—1936 年 2 月 3 日都江堰外江截流，2 月 15 日—4 月 8 日内江截流。参见李蕾《都江堰灌区维修工程管理研究（1935—1949）》。

③ 1936 年夏岷江发生洪水，使索桥中桥墩北侧桥桩松动。到 1938 年，桥桩倾斜，桥面晃动加剧。灌县政府于当年岁修期间培修索桥，扶正桥桩，并增加一排桥桩以提高稳定性，使索桥由九孔变为十孔，该形态保持至 20 世纪 50 年代。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2-3522。



图 18 被毁前的中桥墩，1917—1919 年

[[美]甘博(Sidney D. Gamble)摄, 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藏]



图 19 重修后的中桥墩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藏]

随着索桥的恢复,金川古道贯通,川军随时可能长驱直入,退守西康的红四方面军局面更加被动。开桥典礼仅4天后的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安澜索桥不仅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其兴废甚至影响了这段历史的进程,其在近代史上的价值应受到关注。

3.3 酝酿:灌县文物保护制度的出台

就在都江堰及安澜索桥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同时,二王庙正被愁云惨雾所笼罩。二王庙火灾后香火收入大减,又为重建大殿而变卖田产、林木,失去佃租,财务严重恶化。到1936年初,不仅大殿复工无望,甚至连道士的日常生活都成问题,住持卫明德黯然下台,龚至良接任^①。

龚至良执掌二王庙后,目睹都江堰与安澜索桥的施工进程,无疑深受震撼,遂向四川省水利局求助。龚至良报

告了二王庙的境况,同时提出,二王庙历来是人民崇德报功之处,庙内堰工祠专门奉祀历代治理都江堰有功的官员;此次大修都江堰,造福灌区人民,理应重建堰工祠以示表彰,希望水利局出面向灌区十四县^②募捐修建^③。

与此同时,伏龙观住持汪信海也向水利局报告,伏龙观建筑及下部崖壁已岌岌可危,请求允许其募款修复“以兴胜迹而重先贤”^④,足以提醒官方,在大修都江堰的同时,不应忽视其附属建筑,它们具有不同于一般寺观的重大公共属性。灌县政府在继前一年底布告保护灵岩寺^⑤(图20)之后,又于1936年6月进一步呈请省府,获准于伏龙观、离堆公园、二王庙等七处名胜的门前挂告示牌,禁止占用、滋扰^⑥。次月,四川省水利局、灌县政府签署《共同管理二王庙条例》^⑦,明文规定二王庙应保存古物、登记财产,定期向水利局呈报账目、接受核查;住持由道徒选举产生并接受监督。二王庙的权责归属和管理制度得到明确,为后续培修工程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灌县连续推出多种文物保护制度,其中挂牌保护实质上已接近二十年后的“文物保护单位”^⑧做法,超前于当时的法规^⑨;针对二王庙单独订立规则,使法规落实于特定对象^⑩,在当时亦属罕见。它们表明灌县有识之士对于本地文物的保护意识已经觉醒,并转化为具体措施。其后军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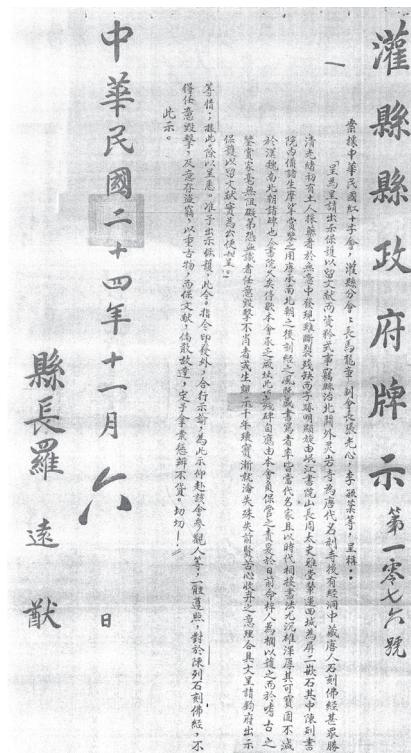


图 20 1935 年灌县政府关于保护灵岩寺的牌示
(都江堰市档案馆藏, 105-3-60-001)

① 二王庙住持龚至良呈四川省水利局《为迁移神像拨道归庙请予另夺以舒众口而释嫌怨事》，1936年6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227。
② 当时的灌区十四县为：灌县、崇宁、郫县、崇庆、温江、双流、新津、彭县、新繁、新都、成都、华阳、金堂、广汉。
③ 二王庙住持龚至良呈四川省水利局长张沅《为追念遗德不忍湮没拟恢崇报恩备并缮事》，1936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227。
④ 伏龙观住持汪信海率众呈张沅《为殿榭摧折庙基崩坍恳予赏准募捐培修以维胜迹而重先贤事》，1936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227。
⑤ 灌县政府牌示第1076号，1935年11月6日，都江堰市档案馆，105-3-60-001。
⑥ 挂牌保护的还有：灵岩山、青城旅行社、青城山常道观、上清宫。参见《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主席刘（湘）令》，1936年6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1-0173。
⑦ 四川省水利局、灌县县政府《共同管理二王庙条例》，1936年5月13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227。
⑧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1956年遴选并公布四川省第一批历史及革命文物保护单位61处，但灌县无一入选。
⑨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规定古代陵寝坟墓“建立标志，禁止樵牧”，但未规定对古建筑采取类似保护措施。
⑩ 《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规定“各市县市政府为保存管辖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

二王庙砍树及征用二王庙作空军休养所的企图均被制止^①，证明这些规章绝非一纸空文。

4 伏龙观、二王庙大修工程(1937—1938年)

1936年夏，四川省水利局在完成都江堰大修工程后，由灌县移驻成都，抽调人员于灌县成立下属机构都江堰工程处^②，专司都江堰日常管理和维护，李玉鑫^③任处长，全泽^④为主任工程师。

1937年4月11日，四川省建设厅长卢作孚、水利局长邵从燊与灌区十四县县长齐集二王庙，召开都江堰连续两年大修、特修工程后的堰工讨论会，讨论年度水务工作。住持龚至良抓住时机，再次恳请募款重修二王庙。经议决，每县各募助1000~2000元，共摊款23000元，由水利局负责培修^⑤。翌日开水典礼，省主席刘湘亲临二王庙行礼。残破的二王庙与整修后的都江堰形成鲜明对比，刘湘当场表态支持培修^[23]。6月，水利局陆续收到各县摊款^⑥，指派都江堰工程处组织实施。伏龙观也与二王庙一同列入培修计划。

都江堰工程处在水利局监管下依次开展勘察、设计、预算、施工监理和验收、决算，套用经过1935—1936年都江堰大修工程验证的现代化管理经验、制度和标准，成为四川地区现代工程管理机制与传统建筑施工习惯相协调的首次尝试。

4.1 工程计划

1937年6月22日，都江堰工程处领取首笔工程款，开始筹备施工。在水利局的要求下，工程处对伏龙观、二王庙进行现状勘察，拟定了《培修灌县老王庙^⑦、二王庙及新修堰工祠各殿宇工程计划书》^⑧，其开篇指出施工对象“既为名胜之区，复为祀典所关，先宜培修改观，藉表崇德报功之意”，明确将工程作为延续都江堰整体景观和价值的必要举措。计划书包含现状描述、修缮方案、堰工祠重建方案三个部分。

伏龙观中，年代最古的老王殿伤损最重，屋顶垮塌一角，楼梯、楼板大部朽坏脱落，门窗、撑弓等残缺不全。铁佛殿、玉皇殿建筑本体状态尚可，问题集中于离堆边缘的怀古亭及侧面的东廊，因崖壁被水冲蚀，使基础空虚，建筑外侧板壁、屋面损坏。组群西侧，船房因下部基岩崩塌而近乎全毁（图21）。



图21 1937年伏龙观全貌^⑨
(《灌县都江堰之伏龙观》)

针对伏龙观现状，施工计划除修补建筑本身外，以地基加固为重点：用卵石、灰泥填补崖壁，同时砌筑砖柱，支撑上部建筑。该办法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建筑群的原貌，但终究未解决崖壁被不断侵蚀的问题。1947年，怀古亭下方堪称一景的“象鼻石”（图4，图10）被冲走；1959年，玉皇殿终因基础问题被拆除，改建于现在的位置。

至于二王庙，大殿屋脊和室内外装修全部未做。工程计划大殿收尾为主，计划书提出，构件多用楠木，与火毁前的大殿用料一致，同时简化木雕和脊饰工艺，控制成本。即便如此，大殿一处施工预算即已超出伏龙观建筑群的总预算。大殿以外仅安排三处抢险工程，解决大山门前台基和东西山门外台阶、墙壁因地震、洪水而崩塌、变形的问题。后殿、大山门、钟鼓楼及两庑的重建未列入计划。

根据计划书，堰工祠殿、回廊及西侧客堂均在重建之列，意在复原整个组群格局，但单体做法简化：堰工祠殿体量缩减，取消其对面的戏台，并用砖砌檐柱取代木柱，降低造价。

工程计划确定后，工程处随即编制预算^⑩。其中伏龙观培修预算7846元，二王庙10450元，共18296元。堰工祠未列预算。扣除培修预算后，摊款剩余4000多元远不及新建堰工祠所需，这意味着其在预算阶段即告夭折。

4.2 施工简况

1937年8月2日，培修工程正式动工（图22）。工程处向工地派驻监工员，全程监督用工、用料、施工情况，记录施工进度（图23），确保工程质量。

到1938年1月，伏龙观各建筑已按计划完成木作和屋面工程，二王庙大殿也接近完工。此时工程处接到水利局指令，1938年春季开水典礼前，灌区年度堰工讨论会定于伏龙观举行，需在原计划外改建新式厕所，并油漆玉皇

① 灌县政府呈四川省政府《为呈转保安第十九团二大队陈司令砍伐二王庙杂树一案仰祈鉴核令遵由》，1938年3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613；四川省水利局呈四川省建设厅《为遵令派员会查二王庙房屋情形仰祈鉴核由》，1939年12月12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391。

② 1944年都江堰工程处扩编为都江堰流域堰务管理处，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改称都江堰管理处、都江堰管理局，现为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③ 李玉鑫（1891—？），四川眉山人，1913年毕业于四川铁道学堂建筑科，后到唐山路矿学校深造。历任眉山通济堰局局长，成嘉马路局正工程师，四川马路总局正工程师，都江堰工程处处长等职。

④ 全泽（1891—1938），满族，四川成都人。1913年毕业于四川铁道学堂建筑科，历任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员、技术主任，四川省水利局主任工程师，都江堰工程处工务主任、主任工程师。

⑤ 《二十五年都江堰堰工讨论会会议记录》，转引自谭徐明《都江堰史》。

⑥ 《二十六年度筹办二王庙各县摊款等级及缴款情形一览表》，1937年9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612。

⑦ 即伏龙观。

⑧ 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613。

⑨ 可见东廊、玉皇殿窗户残破，东廊下部地板、立柱歪闪。

⑩ 都江堰工程处《培修老王庙工程费预算书》《培修二王庙工程费预算书》，1937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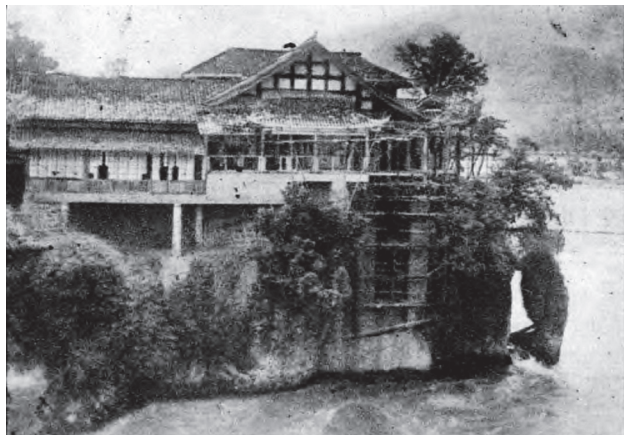


图 22 施工中的伏龙观，可见施工用脚手架
(《都江堰水利》)

四川省水利局
都江堰工程局
计划科

二十六年度修葺老王庙工程工作推行日报表

项目	类别	原估工数	本日作工人数	累计工人数	本日工作概况	備考
1 1 1	木瓦	360		6880	西后殿瓦	竣工
1 1 1	泥瓦	440	80	6420	王后殿前门三人身殿前殿前石人	
1 2 1	木瓦	150	150	2280	修缮前殿瓦及神龛	
1 3 2	泥瓦	120		3210	修缮前殿	
1 2 2	泥瓦	220	180	1820	修缮前殿前殿	
1 3 2	泥瓦	740	90	2860	王后殿前殿瓦	
1 1 3	漆瓦	650	30	4210	老王殿前殿瓦	
1 1 3	泥瓦			1250	老王殿前殿瓦	
1 5 4	漆瓦	80	30	1080	八王殿前殿瓦	
1 2 3	漆瓦	390	40	980	修缮前殿前殿	
1 3 4	漆瓦	160		1000	修缮前殿瓦	
1 4 4	漆瓦	650	40	6800	王后殿前殿瓦	

局长 王耀卿 局长 王耀卿 局长 王耀卿 局长 王耀卿

图 23 1938 年 1 月 1 日《培修老王庙工程工作推行日报表》
(四川省档案馆藏, 民 115-02-3613)

殿会场^①。同时，二王庙将重新承担相关祭祀功能。工程处随即根据新的需求，围绕二王庙中轴线景观的修补和提升，拟定了新的施工内容和预算^②，包括新建连接大殿和后殿的过楼、将大山门前的围墙改建为影壁、大殿两侧添建花台鱼池、大殿前两侧砌墙、培修前部三官殿、镇澜亭等，加上在伏龙观新建厨房、厕所，共追加预算 4704 元，将剩余摊款用尽。省府在各县摊款迟迟未能收齐的情况下，批准预算并垫资足额拨款^③，足见对该工程的重视。至 3 月 30 日，上述施工全部告成。

翌日，伏龙观重新开门迎客。在玉皇殿召开的堰工讨论会上，水利局专门发放了《培修灌县都江堰老王庙及二王庙工程报告书》^④，汇报了工程缘起、经过，主要培修内容和工程费用。4 月 1 日开水典礼，分别在伏龙观、二王庙内祀李冰、二郎（图 24），奉移神牌至江边，举行仪式后撤杓开堰。数万人见证江水从修葺一新的伏龙观、二王庙前奔涌而下。



图 24 1943 年 4 月 5 日开水典礼现场，二王庙大殿前
(Walter C. Lowdermilk, *China Fights Erosion with U. S. Aid*)

堰工讨论会和开水典礼后，省建设厅派员进行了竣工验收。决算显示，工程总耗资 23237.26 元，超支 237.26 元，由工程处结余岁修经费挪垫。

4.3 工程效果

培修工程结束后，水利局下属都江堰流域测量队专门对伏龙观、二王庙进行了测绘（图 25），记录了它们竣工时的状态，随水利局编纂的《都江堰水利述要》^[24]出版。这是目前所知的四川省专业人员首次测绘省内古建筑，当属近代四川文化遗产保护的珍贵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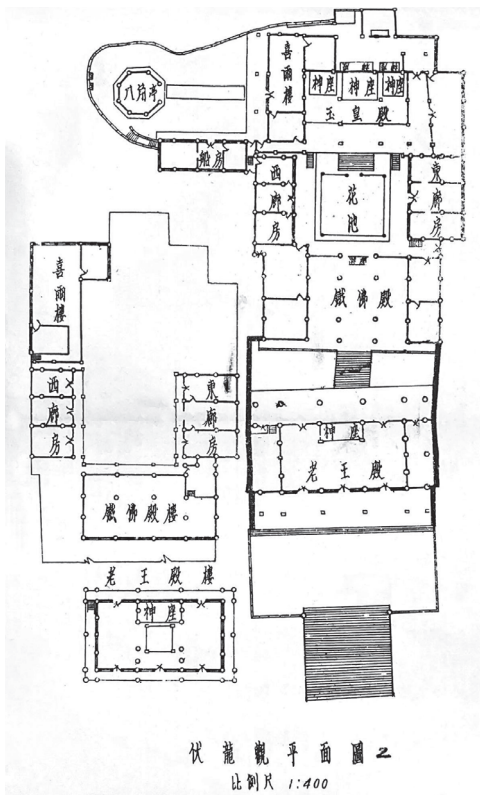


图 25 伏龙观平面图
(都江堰流域测量队 1938 年测绘)

① 都江堰工程处呈四川省水利局《为造具培修二王庙老王庙计算书表呈予核转由》，1938 年 5 月 15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62-02-2542。

② 都江堰工程处《培修二王庙老王庙追加预算书》，1938 年 1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62-02-2542。

③ 四川省政府指令四川省水利局《为转请追加培修灌县老王庙二王庙工程预算一案准予照办并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核由》，1938 年 2 月 22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62-02-2542。

④ 四川省水利局《培修灌县都江堰老王庙及二王庙工程报告书》，1938 年 4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48-04-78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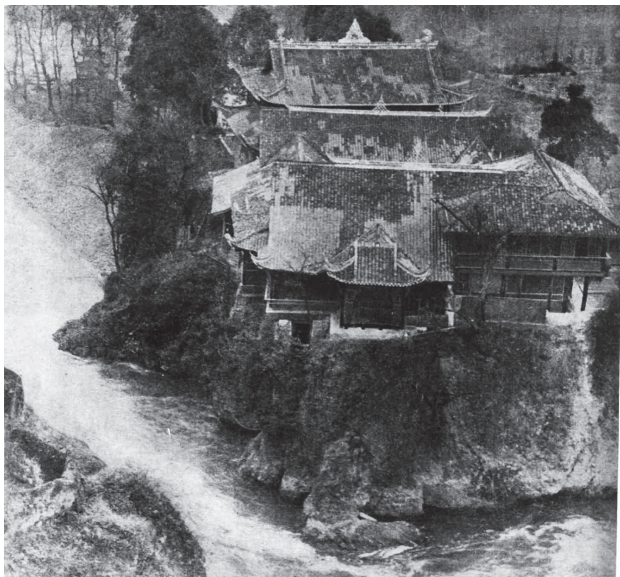


图 26 大修后不久的伏龙观远眺
(《西南揽胜》，第 73 页)

伏龙观培修后的照片中，可见屋顶上大片新换的瓦，及铁佛殿、玉皇殿正脊上加装的与老王殿相同形状的中堆（图 26）。

二王庙大殿重建后，平面柱网未变，大木构架有所调整（图 27，图 28）。住持在自行重建时，为扩大主厅空间而抬升了二层楼板，同时在楼板上开孔制造通高空间；并将前廊轩一分为二，使门的高度相应增加；前廊二层部分也大幅加高。因大木采购不易，重建用料普遍偏小，因此加密了二层檁、穿枋、童墩的排布。为降低造价，将前廊屋面由原本的卷棚式改为普通做法。工程处接手完成的装修，也因预算有限，取消了后檐的部分撑弓、弯门等装饰构件。又因缺少火毁前原状的图像记录，工匠补做装修时不免自行发挥，使相关细部有所变化（图 29，图 30），反映了当地建筑工艺的流变。此外，重建之初的大殿几无匾额，外观素雅。

除大殿外，二王庙培修工程中的其他施工项目也为该建筑组群带来改变（图 31），其中许多保持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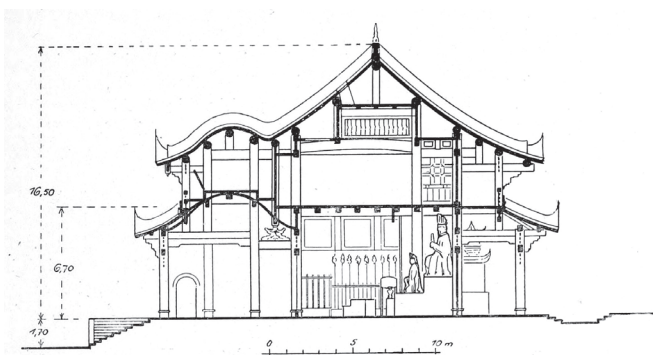


图 27 火毁前的二王庙大殿剖面图
(柏世曼 测绘, Ernst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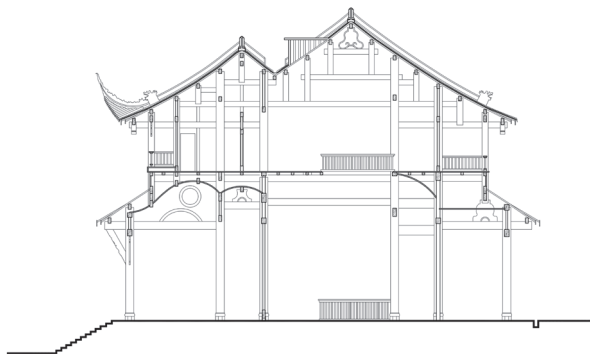


图 28 重建后延续至今的二王庙大殿大木构架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8 年 测绘)



图 29 火毁前的二王庙大殿正面细部，1909 年
(张伯林 摄，伯洛伊特学院图书馆 藏)



图 30 重建不久的二王庙大殿，1939 年
(德慕克 摄，卡尔顿学院图书馆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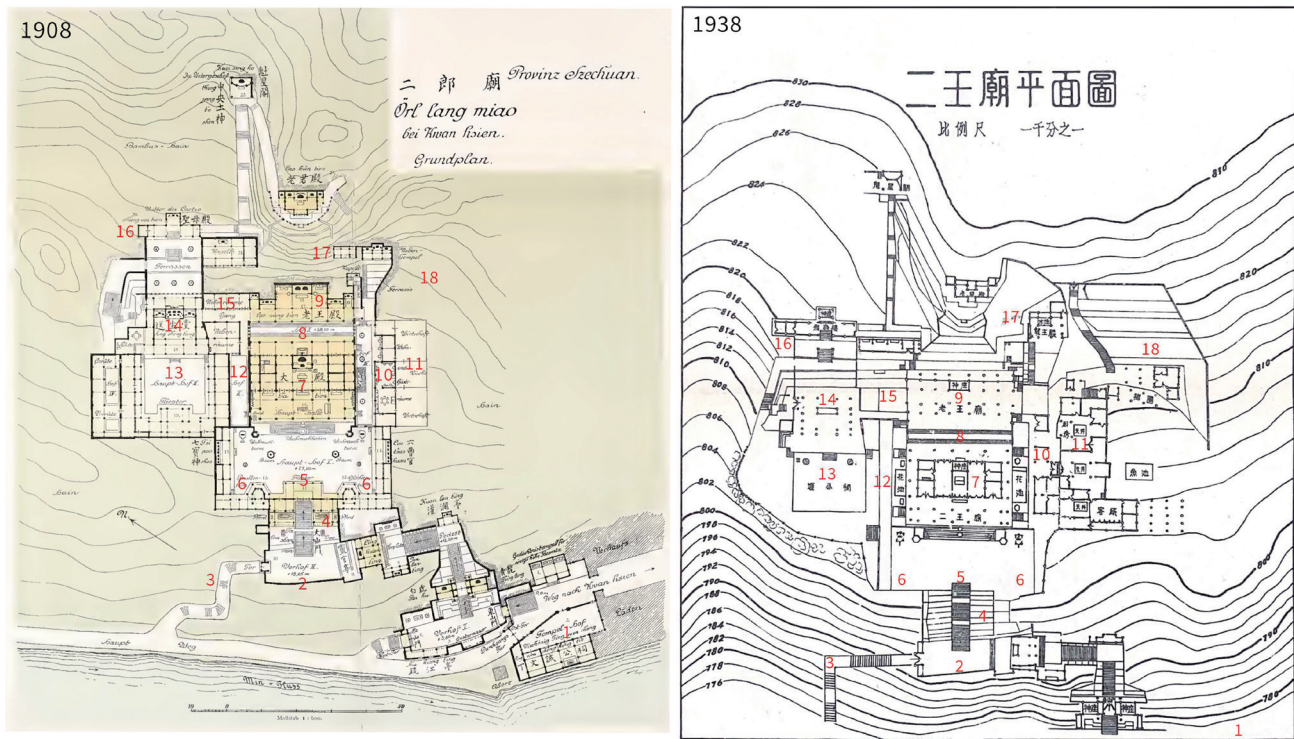
5 后续工程（1938—1942 年）

历时 8 个多月的伏龙观、二王庙培修工程告竣后，灌县各方又围绕这两组建筑开展了一系列后续工程，使其更趋完善。其中，都江堰工程处奉命完成二王庙后殿装修、

制作流域图壁画，二王庙住持自行重建了大山门，灌县政府整治了离堆公园。

5.1 装修二王庙后殿

二王庙后殿 1925 年被烧毁，1936 年 9 月住持募款准备



- 1—庙外丁公祠（祀丁宝桢）1933年毁于洪水，未重建，移丁公像于庙内后殿右侧供奉
- 2—原为围墙，1938年改为大照壁，同年绘制巨幅壁画
- 3—西山门外原为土坡，1938年改建为石梯
- 4—石梯两侧原为3层大平台，1938年改建为10层花坛。石梯由2段改为3段，坡度放缓
- 5—大石门烧毁后未重建，培修工程亦不含该处。1942年由庙方自行重建
- 6—钟鼓楼、两虎在培修工程中未重建。1942—1944年间由庙方自行重建，取消钟鼓楼
- 7—大殿经重建，内部分隔有所变化，东西两山墙被取消
- 8—大殿与后殿（老王殿）之间加建过楼，1959年拆除
- 9—后殿（老王殿）1936年由庙方自行动工重建，培修工程不含该处。至1938年仅竖立大木，未装修。1939年由工程处帮助完成装修
- 10—大殿东侧客房系被毁后由庙方自行重建，格局变化较大
- 11—原客房东侧加建了更多住房
- 12—大殿与堰工祠之间的天井因火灾而消失，1938年在此修建了与大殿东侧相同的梯步和花池
- 13—送生堂（又名娘娘殿、祈嗣宫）1909年改为堰工祠。主殿对面戏台及两虎火毁后未重建
- 14—堰工祠主殿烧毁后可能由庙方重建，1938年尚未完工
- 15—连接后殿和堰工祠的无名建筑重建后形制改变
- 16—圣母殿（飞鸱楼）西侧加建一间
- 17—侧殿经过改造，将原供奉于送生堂北侧的龙王移至该处，成为龙王殿。其西侧房屋消失
- 18—组群东侧增建围墙、梯步，并平整山坡，修建房屋

图 31 由平面图所见 1908—1938 年二王庙建筑群演变

（左：柏世曼 测绘，引自 Ernst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右：都江堰流域测量队 测绘，引自《都江堰水利述要》）

自行重建。1937年培修工程提出时，工程处未将其列入计划，由庙方自建。然而到了1937年10月，住持向工程处提出，在完成竖柱、盖瓦后，虽然材料尚有剩余，但已无财力继续修造，申请由工程处帮助完成后续装修。工程处对此态度积极，遂上报水利局，希望得到预算外的剩余摊款“完善装修以便观瞻”^①。但水利局认为，该殿主祀李冰，与伏龙观重复，而伏龙观整体已得到修缮，在抗战爆发之际，不宜投资此类非紧要的工程，驳回请求。

1938年1月中旬，多数建筑施工接近尾声，工程处擅作主张，雇人拉来一批剩余木料，开始装修后殿^②。但几天后的财务核算发现，培修工程经费已超支，继续投入后殿

装修势必导致严重亏空。此时工程处又接到水利局指令油饰玉皇殿及新建厕所，以备堰工讨论会，还将增加开支。1月21日，工程处提交了新的预算书，同日后殿停工。此次轻率介入的装修为期11天，仅为后殿明间安装了楼板和部分窗户。

二王庙培修工程结束后，后殿“烂尾”问题悬而未决。直至1938年11月，成都首次遭日军空袭，水利局决定疏散至灌县。工程处奉命加紧培修、扩建其位于县城内的房屋，但尚不敷用，水利局此时想起了二王庙后殿。在房屋奇缺的非常时期，若出资完成装修，便不难说服庙方允许其借住。12月，建设厅批准装修该殿预算5143元，从工程处1937年度结余经费中支出^③。

① 都江堰工程处呈四川省水利局《为据情呈转二王庙住持培修该庙老王殿一案仰祈鉴核呈转由》，1937年11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542。

② 都江堰工程处《二十七年度装修二王庙后殿工程工作推行日报表》，1938年1月10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15-02-3613。

③ 四川省政府指令四川省水利局《据报装修二王庙后殿工程费预算书及都江堰工程处房屋培修费预算书拟请动支廿六年度该局经费全部结余呈请令遵一案令准如拟办理由》，1938年12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民162-02-2391。



图 32 从二王庙老君殿俯视图，1944 年（华莱士 摄，爱荷华大学图书馆 藏）

1939 年初，工程处领命开工。因购料困难，工期拖延，4 月完成土木施工，7 月完成油漆工作（图 32）。水利局部分职工眷属在此暂住至抗战胜利。

5.2 伏龙观、二王庙的“博物馆化”改造

培修工程结束后，官方继续有意识地引入现代的、具有公众教育功能的元素，使伏龙观、二王庙的宗教色彩进一步淡化，由传统的寺观转变为兼具祠庙、公署、博物馆乃至公园等功能的复合场所。

1936 年 2 月，水利局组建都江堰流域测量队，聘请丹麦工程师守而慈^①为总队长，首次以现代技术测绘灌区水系^[25]。次年春，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花会暨四川省物产展览会上，水利局展出了以《四川都江堰灌溉区域平面图》《都江堰内外江各河分流详图》为代表的测绘成果，辅以多种水利工程模型^[26]，观者如潮，其中便有当年曾率军拆毁安澜索桥的邓锡侯。

1938 年 1 月，四川省主席刘湘病逝，邓锡侯被任命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从抗日前线回川主持工作。同年 6 月，都江堰流域测量队完成工作，成果上报至省府。邓锡侯当即指示水利局据此在二王庙绘制大幅壁画，使游客对都江堰全局“一览无余，以广吾川水利建设宣传”^②。

都江堰工程处处长李玉鑫、工程师苏性若^③领办此事，选定经过整修的二王庙大山门前影壁和伏龙观老王殿后壁两处绘制，其中二王庙壁画长达 12 米，伏龙观壁画长约 3 米^④。工程处聘请专业画师，对底本进行加工，将平面图改为长卷式的鸟瞰图，更直观易懂^⑤。在提交设计和预算后，9 月 10 日开工，耗时一月，绘成彩色《四川省都江堰内外江河流水鸟瞰图》和《四川都江堰灌溉区域鸟瞰图》（图 33）。

1941 年 2 月，赋闲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游览灌县，对二

王庙中新绘的壁画大加赞赏：“画这一幅图，比多盖几间大殿，多塑几个泥像好得多了，人们站在这一看，就可以真切地知道李冰父子对人民有多么大的功绩，同时也就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幅画图，是很有意义的东西”^[27]^④。

除绘制壁画外，水利局还将物产展上的水利工程模型搬回伏龙观铁佛殿继续展示，又在殿内地面上制作了都江堰渠首沙盘模型（图 34）。1943 年 5 月，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考察都江堰，伏龙观内现代水利工程模型与塑像、香炉同处一室的景象（图 35）令他难忘，二十余年后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他还回忆并感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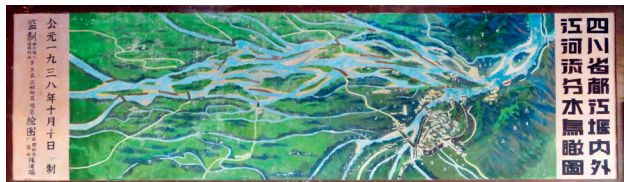


图 33 伏龙观内《四川省都江堰内外江河流分水鸟瞰图》



图 34 伏龙观中的都江堰沙盘模型，1943 年 5 月（李约瑟 摄，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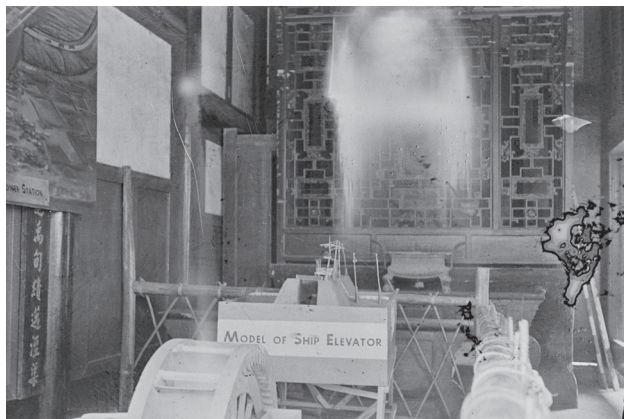


图 35 伏龙观铁佛殿中的水利模型，1943 年 5 月（李约瑟 摄，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① 可见大殿、后殿及连接两殿的过楼（1959 年拆除）。图中人物或为二王庙住持龚至良。

② 守而慈（又作守儿慈，Jesper Johansen Schultz, 1865—1943），1900 年来华，参与多项铁路工程。1928 年受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邀请入川，主持修建北川铁路，为四川第一条通车的铁路；后又主持重庆北碚的规划设计，成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实验的执行人。

③ 《邓锡侯致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函》，1938 年 2 月 27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62-02-2542。

④ 苏性若（1889—1949），满族，四川成都人，1907 年毕业于四川铁道学堂，1911 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工科，历任灌县水利知事公署技术员、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副工程师。1938 年 7 月接替病故的全泽代理都江堰工程处主任工程师。

⑤ 四川省水利局《灌县伏龙观及二王庙油绘堰工地图尺寸图》，1938 年 7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62-02-2542。

⑥ 四川省水利局呈建设厅《为拟具灌县伏龙观及二王庙油绘堰工地图尺寸地位暨工料估计表请予鉴核令遵由》，1938 年 7 月 29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2-3613。

“李冰庙中，他的铸像前面烧着香，由一个和蔼的道士照应着，但在它的第二个院内是很多计划改进水系的模型——用大闸门控制坝代替鱼嘴、电站等。李二郎庙成为工程师们的住处，它的美观并未减少……灌县的祭礼似乎表示出，中国的文化有一种最吸引人的地方，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综合，无论什么鬼神的思想，神圣的荣誉肯定是归功于对人类有过大功的人。”^{[28]335-336}

5.3 从堰工祠到活佛堂

二王庙西路的堰工祠组群，虽然于1937年被工程处列入计划，拟定了重建方案，但因预算不足，未能实施。培修工程期间，住持可能出于对恢复二王庙的执着和对官府的感激，自行出资，借用购料、雇工的便利，开始重建。1938年培修工程结束后的测绘图中，堰工祠殿所在位置已竖柱，而尚无墙、门，可知其尚未完工。1940年，国民政府出资将此处改为活佛堂供章嘉活佛^①暂住^②，蒋介石曾到此拜访章嘉活佛^③。改建后的主建筑为一座二层小楼，回廊环绕成一小院，环境清幽^{[29]36}。

5.4 重建二王庙大山门

二王庙大殿前原有大山门一座，两侧附六面四层攒尖顶钟鼓楼各一，两庑环绕大殿，1925年均毁于大火。1937—1938年培修时没有重建，留下遗憾。随着大殿恢复使用，加之住持的苦心经营，到1941年，二王庙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开始筹划自行重建大山门。是年冯玉祥参观二王庙时，应住持请求，手书“二王庙”大字^{[27]47}。转年8月，冯玉祥重访灌县，见“二王庙今年新盖了一座门楼”^{[29]35}，悬挂其题写的金字匾额。这是“二王庙”作为正式名称，首次出现于建筑之上。人们对该建筑群的称呼自此统一，其别名如二郎庙、显英庙、崇德祠等逐渐被遗忘。

至迟在1944年，两庑也已重建。但庙方财力毕竟有限，不仅钟鼓楼未能重建（图36，图37），大山门也未按原状重建，而是由五开间殿宇改为一座门楼，其上部的凤凰窠（如意斗拱）暂时未做，用彩绘木板掩饰（图38，图39）。大山门虽然规制缩减，但形象灵动，且仍不失雄伟，塑造出极佳的空间效果，使中轴线格局得以恢复，自身也成为二王庙的标志性建筑。

5.5 整治离堆公园

1930年初创的离堆公园，1933年即被洪水摧毁。由于伏龙观山门也被毁，公园整体成为伏龙观的前序空间。川政统一后，灌县政府响应国民政府号召^④，于1936年在园内设立民众教育馆^⑤，启迪民智。加之青城旅行社也设于园内，离堆公园实际已被定位为灌县的旅游集散地和市民游憩地。



图36 火毁前的二王庙西庑、鼓楼及大山门背面戏台，1908年
(Ernst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



图37 重建后的二王庙西庑，1944年
(华莱士 摄，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 藏)



图38 火毁前的二王庙大山门正面，1908年
(柏世曼 摄，E. Boerschmann, Gedächtnistempel)

① 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890—1957），法名罗桑殿丹毕蓉梅，1899年受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驻锡成都，继续进行爱国宗教活动，同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② 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灌县志编纂委员会、灌县文物保管所编《都江堰文物志》，内部资料，1986年。

③ 蒋介石1942年6月18日视察灌县，谒二王庙，“曰：‘庙貌重修完整，而庙之建筑结构，甚古雅可爱。’憩息章嘉活佛院廊前……游览庙内与老君殿一匝乃返”。参见《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卷11。

④ 国民政府1935年颁布《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县级行政区可设立民众教育馆。

⑤ 宋宇超、张学忠《忆1950年代的灌县文化馆》，参见政协都江堰市委员会编《都江堰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内部资料，2016年。



图 39 重建后的二王庙
大山门，1944 年
(华莱士 摄，爱荷华大学
图书馆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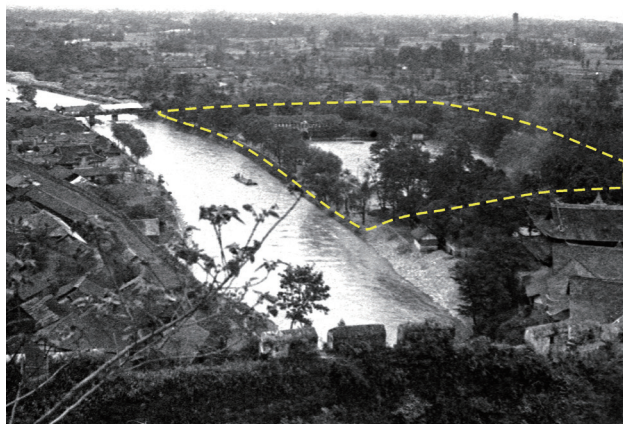


图 40 整治前的离堆公园远眺，右下角为伏龙观，1939 年
(德慕克 摄，卡尔顿学院图书馆 藏)

灌县官方和民众开始期待进一步经营公园，以承载和创造新的城市生活。

1937 年启动的伏龙观、二王庙培修工程，让灌县政府看到了一并打造离堆公园的希望。11 月，县政府向省府提议，将摊款与培修工程预算的 4000 多元差额用于培修离堆公园^①，但随后伏龙观、二王庙工程将摊款用尽，计划遂被搁置（图 40）。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内迁潮，前往都江堰的游客增加。1941 年底，美国援华飞虎队成立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进驻成都周边，其中一批驻扎于离堆公园内^{[17]59}。公园“为中外人士观瞻所系”^②，但还“没有什么布置”^{[30]76}，亟待修整。

1942 年 1 月，灌县政府再次向省府申请，设置独立的公园事务所专门经营离堆公园；并动用县财政预备金 3 万

元，将洪水冲出的水塘整修为荷花池，新建大门、围墙，整修内部道路、亭桥、林木等^③。获准后，由公园事务所负责人李太林规划设计，同年 4 月开工，因物价飞涨、物料紧缺，历时近 1 年完竣，超支 6000 余元。

到 1943 年，离堆公园内已是“森林茂密，花树参差……有青城旅行社、青城食店、精约小餐、浴室、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网球、篮球及器械运动场、茶社、咖啡店等”^[31]。至此，离堆公园确立了作为城市公园的景观格局，成为近代都江堰名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

6 影响与意义

1938 年伏龙观、二王庙培修工程结束后，灌县政府即编印了《灌县游览指南》^[32]进行宣传，坦诚介绍了建筑现状：伏龙观“殿宇及楼亭各部，均经最近培修，今夏复由县府派员管理，并延四川旅行社设客室数间，可供住宿”；二王庙“依山建庙，巍峨宏壮，风景绝佳，其正殿最宏丽，为中外人士所称道。民十四年毁于火，今已重建，而规模逊昔殊远”。这几处重要建筑获得修复，又逢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机遇，促进了旅游的复兴，游记频频见于书报杂志。

1939 年 10 月 6—9 日，正在进行川、康古建筑调查的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四人专程从成都往返灌县，踏查都江堰，并测绘安澜索桥（图 41）。他们赞叹伏龙观、二王庙选址布局精妙，但也一眼看出重修的建筑物在工艺细节上的不足：“二郎庙^④……形制秀杰，殆罕其匹，惜详部结构略嫌草率，不能与之相副耳。”^{[33]180}“此庙甚大，且能利用山势，随宜布置，甚富变化，故远望若仙山楼阁，惜详部结构失之草率。询之黄冠，其大殿、后殿皆重建于民国十七年^⑤。近日匠工退化，由此可见一斑矣。”^{[34]248}

即便如此，梁思成在 1949 年主编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35]中，仍将二王庙和安澜索桥列入，显示出对其价值的充分肯定。

通过梳理相关工程的背景与过程，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安澜索桥未及时重建，伏龙观、二王庙没有恰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筹得培修资金并获准动工，它们将以何种面貌呈现在中国营造学社面前，又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如果当时它们未能得到修缮，在其后十多年的战乱和动荡中，必将再难有类似机遇，也许只能继续朽坏。

在成都生活了逾 40 年的美国学者戴谦和（Daniel S. Dye）曾于 1937 年通过亲身观察指出，信众流失、军队占用和通货膨胀是民国时期大量寺观迅速衰败的主要原因^{[36]38}。伏龙观、二王庙也确曾因此一度岌岌可危。幸运的是，地方有识之士及时认识到此处名胜的价值，官方与民间合力加强保护并投资修缮，使都江堰的文化遗产组成得以较完整地留存。

① 《灌县县长刘裕常呈呈》，1937 年 11 月 8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3-4405。

② 灌县政府呈四川省政府《为据情转呈整理公园以壮观瞻一案仰祈鉴核示遵由》，1942 年 1 月 26 日，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3-4405。

③ 灌县公园事务所《整修经费支出预算书》，1942 年 3 月，四川省档案馆，民 115-03-4405。

④ 此时大山门尚未重建，更无“二王庙”匾额，中国营造学社仍称其为“二郎庙”。

⑤ 道士所谓民国 17 年（1928）重建并非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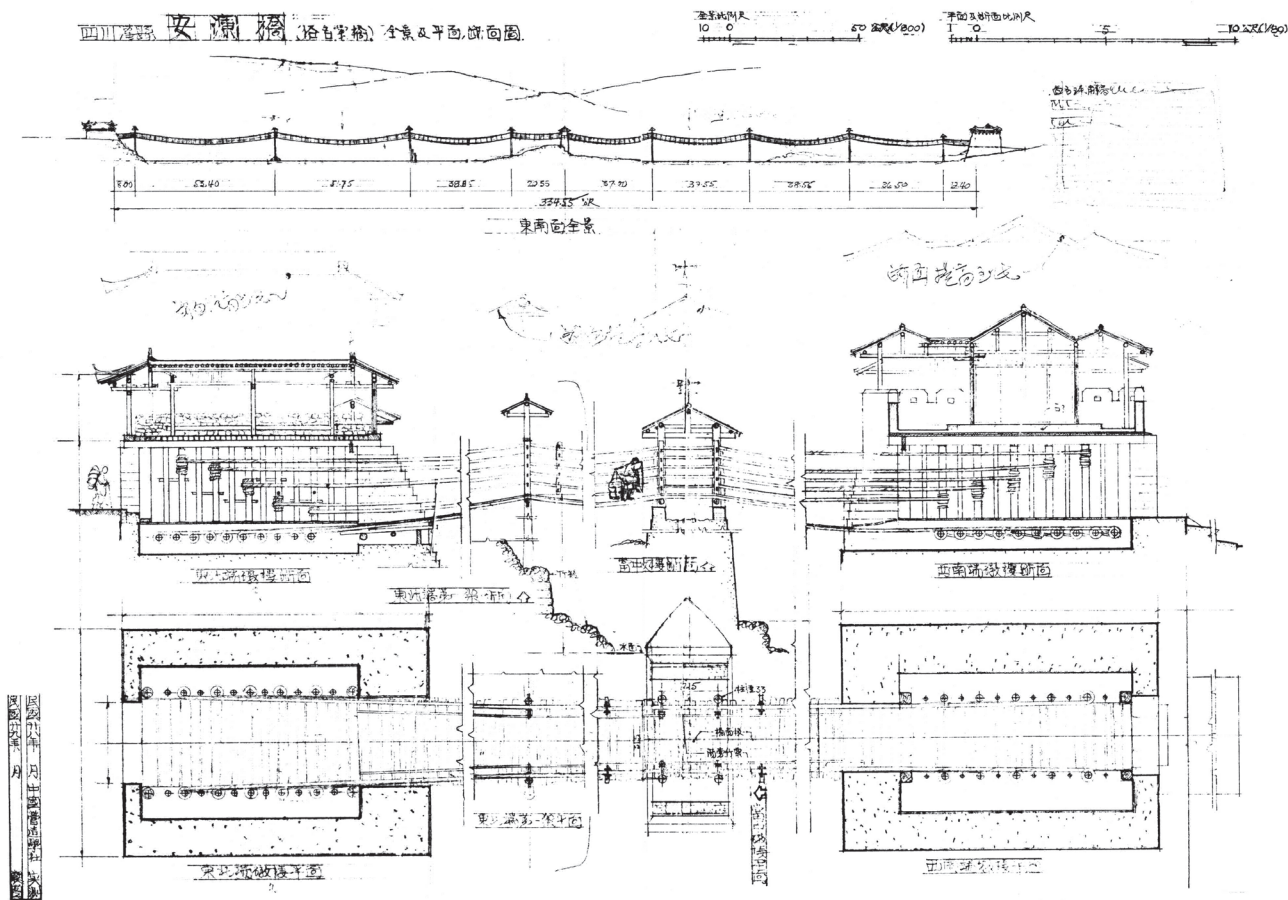


图41 安澜索桥测绘图, 中国营造学社 1939年10月测绘
(梁思成等《未完成的测绘图》)

1935年安澜索桥重修及1937—1938年伏龙观、二王庙培修工程, 是民国时期少有的由政府组织的大型文物保护单位。在性质和规模上可与之比较的案例, 仅有1935—1936年北京天坛修缮工程^[37]118-128, 和停留于纸面的曲阜孔庙修葺计划^[38]、重庆文庙修葺计划^[39]等。通过此次培修及后续工程, 奠定了现代都江堰渠首景观建筑的格局和形制, 促进了其旅游功能的恢复, 反映了官方和民间对“名胜”新的认识和期待, 创造了新的城市公共空间, 承载了新的公共活动。

更重要的是, 民国时期对都江堰渠首建筑的保存与修缮, 标志着四川本土人士对文化遗产保护从无知到自觉的转变。这样的本土自觉, 与梁思成^[40]、冯汉骥^[41]等外

来专业人士的唤醒, 戴谦和^[42]、葛维汉 (David Crockett Graham) 等外国学者的介入, 几乎同时发生, 它们共同构成了近代四川文化遗产保护的三股主要动力。四川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起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43]、四川博物馆、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等高水平专业机构, 并开展了都江堰渠首建筑培修工程、川康古建筑调查、成都永陵考古、广汉三星堆首次发掘^[44]等影响深远的实践, 成为近代四川文化遗产事业开端的重要标志。

(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四川大学的曾露、周照、潘识字、夏婉婷、伊梓嘉、郑斯阳等同学先后参与研究, 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 BISHOP I B.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M]. London: John Murray, 1899.
- [2] MONNIER M. Itinéraires à travers l'Asie: levés au cours du voyage accompli durant les années 1895, 1896, 1897, 1898[M]. Paris: Plon-Nourrit, 1900.
- [3] BETZ H. Eine reise in Szechuan[M]. Berlin: Mitt. Sem. Orient. Sprachen, 1906.
- [4] HOSIE A. Report by Mr. A. Hosie on a journey to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Thibet[M].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05.
- [5] WATSON W C H. Journey to Sungp'an[J].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5, XXXVI: 51-102.
- [6] JOHNSTON R F. From Peking to Mandalay[M]. London: John Murray, 1908.
- [7] 山川早水. 巴蜀[M]. 东京: 成文馆, 1909.
- [8] 威尔逊. 中国: 世界园林之母——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M]. 胡启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9] BOERSCHMANN E. Gedächtnistempel Tzé Táng[M]. Berlin: Reimer Verlag, 1914.
- [10] HUTSON J. Bridges of West China[J].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1905, IV: 356-361.
- [11] HUTSON J. Mythical and practical in Szechwan[M]. Shanghai: The National Review Office, 1915.

- [12] GEIL W E. 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M].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11.
- [13] 後藤朝太郎. シナ オヨビ マンシュウ リョコウ アンナイ[M]. 東京: 春陽堂, 1932.
- [14] 叶大猷, 罗骏声. 灌县志 [M]. 成都: 溶记美利利印刷公司, 1933.
- [15] 王士良. 游灌县都江公园竹枝词 [J]. 师亮随刊, 1932 (147): 5.
- [16]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都江堰风景名胜区志 [M].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3.
- [17] 四川省灌县志编纂委员会. 灌县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18] 灌县空前大水灾 [J]. 四川月报, 1933, 3 (4): 85-87.
- [19] 黄天华. 蒋介石与川政统一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37 (5): 128-136.
- [2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都江堰志 [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 [21] 通讯: 灌县重修安澜桥 [J]. 现代读物, 1936 (1): 19.
- [22] 黄炎培. 蜀道 [M]. 4 版.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 [23] 川西十四县集资修二王庙 [N]. 新新新闻, 1937-5-26 (3).
- [24] 四川省水利局. 都江堰水利述要 [M]. 成都: 四川省水利局, 1938.
- [25] 四川省水利局都江堰流域测量队报告书 [J]. 建设周讯 (加印本), 1939 (四川之水利特辑上): 106-124.
- [26] 邵从燊. 水利模型说明 [J]. 建设周讯, 1937, 1 (7, 8): 物展会特刊: 32-40.
- [27] 冯玉祥. 青峨游记 [M]. 桂林: 三户图书社, 1941.
- [28]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4 卷 第 3 分册: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29] 冯玉祥. 蓉灌纪行 [M]. 桂林: 三户图书社, 1942.
- [30] 李孤帆. 西行杂记 [M]. 上海: 开明书店, 1942.
- [31] 松震. 灌县都江堰游访记 [M] // 易君左, 等. 川康游踪. 桂林: 中国旅行社, 1943: 283-294.
- [32] 灌县县政府编辑室. 灌县游览指南 [M]. 灌县: 灌县县政府编辑室, 1938.
- [33] 梁思成. 西南建筑图说 (一): 四川部分 [M] //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 第 3 卷.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137-251.
- [34] 刘敦桢. 川、康古建调查日记 [M] // 刘敦桢. 刘敦桢文集 (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226-319.
- [35] 梁思成, 等. 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 [M] //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 第 4 卷.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17-365.
- [36] DYE D S. Chinese lattice designs[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4.
- [37] 林佳, 王其亨. 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38] 梁思成. 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 [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5, 6 (1): 1-162.
- [39] 杨宇振, 杜林东. 陪都重庆文庙修葺计划: 1941 年 [J]. 建筑师, 2018 (6): 43-51.
- [40] 冯棣, 黄沁雅, 黄福丹. 中国营造学社西南编年事辑 (1941—1946) ——李庄 [J]. 建筑史学刊, 2023, 4 (3): 68-77.
- [41] 王方捷. 成都永陵 (王建墓) 考古年表 (1937—1964 年) [J]. 四川文物, 2019 (6): 77-92.
- [42] 王方捷. 近代美国学者戴谦和对中国建筑与艺术的研究 [J]. 建筑史学刊, 2024, 5 (1): 145-157.
- [43] 周蜀蓉. 传教士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创建 [J]. 宗教学研究, 2014 (4): 220-227.
- [44] GRAHAM D C.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J].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3-1934, 6: 114-131.
- [45] 汪智洋. 二王庙建筑群研究 [D]. 重庆: 重庆大学, 2005.
- [46] 李蕾. 都江堰灌区维修工程管理研究 (1935—1949)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8.
- [47] 蒋介石, 黄自进, 潘光哲. 蒋中正总统五记: 游记 [M]. 台北: “国史馆”, 2011.
- [48] 谭徐明. 都江堰史 [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9.
- [49] 史影 shiyng. 百年前的都江堰二王庙旧影 [EB/OL]. [2024-6-1]. <https://kknews.cc/culture/xbq9kxo.html>.
- [50] 史影 shiyng. 灌县 - 都江堰古建筑旧影 [EB/OL]. [2024-6-1]. <https://mp.weixin.qq.com/s/1fX0tW1LRDyknvBCCUXaKw>.
- [51] 离堆胜迹 [J]. 图画时报, 1927 (339): 2.
- [52] 因陋就简的桥 [J]. 常识画报, 1937 (44): 9.
- [53] 灌县都江堰之伏龙观 [J]. 新世界, 1937, 10 (3-4): 插页.
- [54] 都江堰水利 [J]. 良友, 1941 (162): 30.
- [55] LOWDERMILK W C. China fights erosion with U. S. aid[J]. National Geographic, 1945, LXXXVII(6): 641-664.
- [56] 中国旅行社. 西南揽胜 [M]. 增订再版. 上海: 中国旅行社, 1940.
- [57] 梁思成, 等. 未完成的测绘图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